

探尋詞語的文化底蘊

林建平

一、 前言

拿漢語和西方語言相比，漢語是聲調語言。因此，普通話教學中，聲調、變調、輕聲、輕重音都是語言節律中的重要教學內容。漢字是方塊文字，具有表意功能，因而，普通話教學必須抓住漢語字詞的特徵，明瞭字詞的含義，尤其強調詞與詞之間的細微差異，注意用詞的感情色彩，區分詞的褒貶義，要求用詞準確，表達得體。王 寧（2019:98）一語道破，認為漢字是中華文化的基石，漢字的結構中又保存着很多中華文化的信息。

西方語言大部分是語調語言，拼音文字。與拼音文字系統相比，漢字所蘊含的中華民族文化因素相當突出。華語學生應當依循「族群」進入漢字世界，就能把一個一個零星的漢字，形成漢字網路，減輕記憶負擔，提高記認漢字的效率，並且，在記認漢字的同時，學會中華文化（何九盈，2016:38）。

一個詞語就是中華民族的一個文化符號，有歷時的變化，也有共時的差異，深究其中底蘊，富有情趣。《普通話科課程指引》（2017）指出：學習語言如果只強調工具的掌握，而忽略文化的學習，不能算是真正掌握這種語言。語言表達時，根據不同的情境、對象與場合，使用得體用語；粵語區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，學會普通話的表達方式，關注語言背後的文化內涵。

香港學生學習普通話的詞語，如能深入挖掘詞語背後的源起與流變，放在南北文化或者不同國家文化異同的背景中，探尋細節，就能找到相關的文化信息，提高學生們學普通話的興趣，時時樂在其中，維繫恆久的學習動力。

二、 詞語背後的文化底蘊

漢語教師強調詞匯教學的重要性，教學時，善於把孤立的詞語盡可能放在詞義的網路中來聯繫，努力擴大學生的「心理詞庫」（周 健，2012:132）。換句話說，詞匯教學要從點到線，最後到面，形成一張「詞語網路」，系統講述詞語的本義和引申義，從大量語例中，了解這些詞語的文化背景；需要時，讓文物說話，例如：唐代以前的「床」，是「胡床」，即「馬紮」。在香港，普通話詞匯教學應當給學生提供「詞語網路」，既能強化學生學普通話的興趣，又能在言語實踐中，準確把握詞義，辨析詞語異同，注意詞義的細微差異，減少言語交際的障礙，進行有效的交際。「飲茶」等同「喝茶」嗎？普通話能說「過癮」嗎？「主席」的

「席」是甚麼東西？「終年」等同「享年」嗎？

以下，我們列舉多個詞條，探究這些詞語的文化底蘊。

(1) 飲茶 沖涼

「飲茶」是港澳詞語，也是粵語區人的生活習慣，「得閒飲茶」更是廣東人的口頭禪，反映了港澳飲食文化的內涵。「飲茶」與普通話詞喝茶的概念不盡相同。80年代以來，「飲茶」與喝茶引發過討論。至今，「飲茶」進入《現代漢語詞典》（下稱詞典），明確了「飲茶」的概念。關於「飲茶」，詞典這樣解說：

【飲茶】〈方〉到酒樓、茶樓喝茶吃點心等；分早茶、午茶和下午茶，是粵港一帶流行的生活方式。

「飲茶」與「沖涼」都富有南方特色。詞典僅用倆字「洗澡」解釋為「沖涼」，沒有深究地域差異。在南方，比如廣州與香港，夏天濕熱，打一桶井水（或淋浴），沖洗全身，一沖就涼，沖走暑熱，多麼涼快！《實用廣州話分類詞典》（1997）對「沖涼」一詞，做了精確的描述：廣州夏季炎熱，人們洗澡以取涼，故稱。泛指一般的洗澡，包括冬天用熱水洗澡也稱為沖涼。從詞的本義看，「洗澡」着眼洗乾淨身體，「沖涼」則講求涼快。

(2) 包 婆婆

據報道，姓袁女藝人很喜歡買包。有一回，她到了上海，一口氣買了6個包。袁女士不是喜歡吃包子（菜肉包之類），乃是她喜歡買名牌的包包。粵語單說一個「包」字（多指吃食），普通話則必須說成「包子」（帶「子」尾）。指稱普通話的包包，老派粵語多用手袋這個老詞。粵語區人說普通話時，必須區分「包包」還是「包子」，避免誤用而引起誤解。

稱謂語的「婆婆」也要慎用。粵語中，泛稱年長的女性為婆婆。在親屬稱謂中，粵語的婆婆指稱母親的母親（外婆）。可普通話裏，「婆婆」相當於粵語的家婆，也就是已婚婦女的丈夫的母親。差別可大呀！如果有人說：「小時候，我跟婆婆住在一起，她很疼我！」北方人聽了，準嚇一跳，以為「我」是童養媳！舊時領養人家的小女孩兒做兒媳婦兒，等兒子長大後再結婚。這樣的小女孩兒，叫做「童養媳」。

(3) 過癮 闊佬

在香港，人們學習普通話的過程中，容易形成對比的心理定勢，就是遇到粵方言詞，經常拿普通話做對比，經常問：(這個詞)普通話怎麼說？典型例子是：「過癮」普通話怎麼說？「闊佬」普通話怎麼說？其實，「過癮」、「闊佬」都是普通話詞語。「闊佬」原是個粵語詞，進入了普通話，也成了普通話詞。《現代漢語詞典》(2012年第6版)收錄「闊佬」一詞，解說為「有錢的人」。

「癮」這個字分別收錄在粵語詞典和北方話辭典，流通南北地區。明清以來的文學作品，慣常使用「玩得過癮」、「辣得過癮」。於是，「過癮」這個詞在南方地區廣為人知。廣州是南北交通發達的大城市。廣州人很接受「過癮」這個詞，說起來感覺特過癮。老派粵語還創造了「過口癮」一詞，表示隨便吃喝，意在解饑。普通話裏，過癮也可以說過過癮，甚至說大呼過癮。

「癮」的構詞能力強，以「癮」成詞包括：「上癮」、「成癮」等等，還有「藥癮」、「官癮」、「網癮」以及「過足戲癮」。普通話指稱有人嗜好某種事物，迷戀成癖，因而常想接近的一種內在心意，叫做「癮頭兒」，例如：您一天到晚下棋，癮頭兒可真不小哇！

(4) 土豆 馬鈴薯

國語、普通話、華語，名稱雖異，概念則同，都是指稱現代漢民族以及海外華人的通用語言。可是，在語言發展的過程中，有了一些地域色彩，比如：「窩心」一詞，在內地，表示「受委屈」(貶義詞)，在台灣，則表示「貼心」(褒義詞)。

「土豆」在內地在台灣，概念完全不同。在台灣，「土豆」就是花生(閩南語)。指稱英語概念的 potato，台灣多說學名「馬鈴薯」，一般不用普通話概念的「土豆」(也稱「洋芋」)。因此，在菜單上，內地有「炒土豆絲」這個菜，台灣則沒有。

(5) 你很窩心

有的詞，形體相同，但意思差別大，言語交際中，甚至引起誤會。「窩心」這個詞，兩岸都用：

內地「窩心」	台灣「窩心」
受到委屈或侮辱卻無法表白或發洩，	溫暖；貼心；滿意。

心中苦悶。 例句：孩子在醫院度過春節，對家長來說，肯定覺得窩心。	例句：你的讚美讓我覺得好窩心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

一句話「你很窩心」，要根據不同地方的人對詞語的理解，並按說話人的身份來使用才行。

(6) 班房 醒目

同樣是「窩心」，可兩岸的用法，意思就是不一樣。這些詞語，人們稱之為「同形異義」。拿粵語和普通話相比，我們不難發現，兩者存在着一批同形異義詞。

詞語	粵語詞義	普通話詞義
班房	教室	監獄；拘留所
打尖	義同普通話「插隊」	旅途中短暫休息，吃東西補充體力
返工	上班	(對產品)重新加工
醒目	聰明；機靈	(文字、圖畫)顯眼；引人注目

普通話的「班房」，就是「監獄」、「拘留所」。「進班房」就是「進監獄」，「坐班房」就是「坐牢」。粵語的「班房」實際上是「教室」的俗稱。普通話中，「教室」是規範用詞。香港粵語稱教室為「班房」，可能是受了英文的影響。英文的class可譯作班級或課，room譯作房或室。於是，classroom就被譯作「班房」或「課室」。對用普通話的人說：「今天，我坐班房，坐了一天。」話音剛落，馬上引起驚慌。

粵語的「醒目」多用來形容人，指人聰明、伶俐。普通話的「醒目」多用作形容物（形象鮮明，色彩明顯），很少用「醒目」來形容人。真用來形容人的話，讓對方想到自己的穿着或儀容有特別之處，起到引人注目的效果。對北方人說，「你今天很醒目！」（他的第一時間反應是，瞅瞅自己的衣履是否合適。）粵語的「醒目仔」相當於普通話的「機靈鬼」。

(7) 小黃 很機車

普通話稱謂語中，姓氏的前面加個「小」，表示親切意，例如：小黃、小林。言語交際中，對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稱謂語以及表述方式，是普通話交際的基本原則。在台灣，計程車都是黃色的（便於晚上識別），俗稱「小黃」。一說「小黃」，

台灣民眾都知道。「小黃」甚至進入書寫系統，報紙標題也會用上。「小黃」一詞富有台灣地區色彩。「很機車」也如此。

在內地，機車指火車頭。在台灣，「機車」多指機器腳踏車，也就是摩托車。「機車」在台灣滿街都是，「很機車」幾乎成為某些人的口頭語。李行健主編《兩岸差異詞典》（2014:160）時強調說，「很機車」在台灣，意思也較寬泛，做事過分挑剔是「很機車」；拖拖拉拉，不爽快是「很機車」；無原則，不靠譜也是「很機車」；評論讓人感到討厭不爽的事物、行為都可說「很機車」。「很機車」是台灣的特有詞，是台灣社區詞。

（8）石榴 番石榴

番石榴不同石榴。凡食品名稱帶「番」、「胡」等字，都表示外來（番邦），不產於中國本土。番茄，又叫西紅柿，「番」、「西」兩字，表明都是進口貨。石榴春夏之際收成，果實大，外表紅彤彤，討人喜愛，裏頭籽多，酸中帶甜。結婚嫁娶的禮品中，人們常擱一對大石榴，圖個好兆頭：繁衍後代，子孫眾多。

古代文獻中，稱西域為「胡地」，稱西域人為「胡人」、「胡子」，用現代的話來說，就是「外國人」，他們的外貌特徵就是高鼻頭、大胡子（胡子今作鬍子，特指臉上的鬍鬚）。中原人聽不懂西域人講的話，稱之為「胡說」。此後，西域傳入中原的物品，往往被冠以「胡」字，像胡椒、胡葱、胡蘿蔔、胡琴等等。

（9）床 胡床

中華民族原是席地而坐的民族，垂足而坐，高床軟枕是後來的事；日、韓古裝劇依舊保留了唐以前漢人席地而坐、席地而睡的起居方式。有了這個認識，對李白詩中的「床前明月光」的「床」就好懂了。

李白《靜夜思》詩中的「床」，不是睡床，乃是「馬紮」，所謂「胡床」。李白的《長干行》可為自己的《靜夜思》佐證，「妾髮初覆額，折花門前劇。郎騎竹馬來，繞床弄青梅。」這個床肯定與臥床無涉（都在戶外庭院玩耍）。白居易的《詠興》：「池上有小舟，舟中有胡床，床前有新酒，獨酌還獨嘗。」基本上就是一個從胡床到床的解釋；杜甫的「幾回沾夜露，乘月坐胡床。」顯然說的也是室外，語境與李白異曲同工（馬未都，2012:189）。

讓我們重新認識《靜夜思》：時年 26 歲的李白，在一個明月星稀的秋夜，坐在庭院裏的「馬紮」（胡床）上，看到明亮的月色，疑是秋霜一片。這時候，詩人「舉頭」望見明月，「低頭」思念故鄉。（作者案語：如果，詩人躺臥在睡床上，

如何舉頭？如何低頭？）

唐代以前中國人是席地坐。睡覺非常隨意，就是席地而臥。因為沒有客廳的概念。到明清時期，羅漢床同時具備了睡覺和待客兩種功能（馬未都，2009:171）。

（10）主席

「主席」這個詞很常用。主持會議的人，叫「主席」；國家機關的最高領導職務，也叫「主席」。以主席構詞，現代漢語有「主席台」、「主席團」等。

「主席」一詞，源自西方（英語：Chairman／President），但是，「主席」的「席」，卻富有中國歷史傳統，有豐富的中華文化意蘊。「席」本是席子。古時候，華夏民族席地而坐，席地而睡，「席」是坐臥的工具，「主席」與「客席」相對（今宴請中分主位和客位），所謂「主席」，是指主要席子上的那個男人，或者席子上的那個主要男人；重「禮」是孔子的一貫做法，起居生活堅持「席不正不坐」。成語席地而坐、席不暇暖、幕天席地、座無虛席、席捲天下，都跟席子有關，都保留了「席」的本義。成語穩定性強，存古的成分也就相當牢固。因此，通過成語，我們可以考察出「主席」的「席」，很有中國特色，有着豐厚的、獨特的中華歷史文化意蘊。

現代漢語的語匯中，保存並大量流通以「席」構成的詞。以「席」開頭的詞有：席次、席地、席位、席子等等。以「席」結尾的詞更多：出席、割席、即席、酒席、聯席（參加聯席會議）、列席、缺席、入席、首席、退席（陪審員退席商議）、筵席、宴席、擇席、枕席、主席、專席（專門設置的席位）、坐席等等。「筵席」這個詞很有意思。筵，是鋪在地上的大席子；席，是鋪在你面前的小席子，這時候，小席子的地位比大席子高。

指換個地方睡覺就睡不着或睡不安穩，普通話說成「擇席」。「擇」有文白兩個讀音，這裏的「擇」不讀讀書音（文讀）zé，必須讀口語音（白讀）zhái。

（11）先生

現代漢語的稱謂系統夠複雜的，對不同的人，所用的稱謂就不同，反映出的感情色彩也就不同。使用時，稱謂還有時間與地域的差異。遠的不說，說我上小學的年代吧。我清楚記得，對姓許的女老師，稱「許先生」，「先生」是個尊敬的稱謂。可對一般人，對男性稱「先生」，對女性稱「小姐」。小姐，本來指稱大家閨秀，是個尊敬的稱謂，後來，泛指一般女性。在粵語地區（如香港），說話時，

「先生」簡稱「生」，林先生簡稱為林生，有復古氣息。唐宋時期的傳奇小說，經常出現「李生」、「張生」男青年角色。

在內地，「先生」既是一般社交稱謂語，在特定情況下，也是個尊稱，並且只有德高望重的人才配得上。社會交際中，第一次見面，表示賞識對方，就用「先生」。電影《黃金時代》場景中，講述 1934 年冬，蕭軍、蕭紅與魯迅在咖啡館見面。

侍者送來三杯咖啡和一些點心就離去。

蕭紅（迫切地）：許先生不來嗎？

魯迅：他們就來的……

許廣平微笑着跟過來。她三十六、七歲。

魯迅（簡潔地）：這是蕭軍先生，蕭紅先生。（指點他們）這是 Miss 許。

許先生就是魯迅夫人許廣平女士，蕭紅先生就是蕭紅女士。電影中，都用了「先生」，把對方抬舉為才德兼備的人，使用了最高級別的稱謂語「先生」。不難看出，對才德兼備的男性稱說「先生」，對女性也如此，像把錢鍾書先生的夫人稱呼為楊絳先生一樣。「先生」的使用，不限於男性；當然，「女士」、「小姐」只限於女性，不能稱說男性。

稱謂系統中，還以學歷（學銜）稱說，只使用最高學位「博士」，碩士與學士一般不作為學銜使用。在內地，以官銜或職位稱謂，例如：處長、所長、司長、部長等；為了抬舉對方，副司長、副部長等也稱呼為司長、部長。商業活動中，把總裁、總經理等第一把手，都稱呼為「總」，例如：「馬總」、「張總」等稱謂。

（12）泡湯

漢語的「泡湯」，多指事情發展不順利（落空），用俗語表述，就是（這事兒）「黃了」。在日本，泡湯就是漢語的泡澡，這種場所，北京叫澡堂，從字面上看，日本人不會把泡湯理解為落空（北方人也不會把泡澡說成泡湯）。日本人到公共澡堂淋浴泡澡，需要付錢，這種澡堂叫做錢湯。

古漢語的湯，多指稱熱水（成語「赴湯蹈火」），與當今餐飲的湯品不同。一般來說，南方人比北方人更重視湯品料理，喝湯有滋補作用，食療中的湯品往往需要長時間燉煮，所謂「煲三燉四」（小時），叫做老火湯。長時間用電話聊天，粵語說「煲電話粥」。普通話沒有相應說法，乾脆直接借用「煲電話粥」。粵語詞匯表述生動，富表現力，加上詞匯是個開放系統，在言語交際中，比語音、語法更有活力，變動得快。這些年來，一些粵語方言詞進入了詞典，成為現代漢語大家庭的一員。對於新詞新語以及粵方言詞「入典」的情況，逐漸成為趨勢。在教

學第一線的教師們，宜動態觀察，關注詞語的變化動向，新詞、粵方言詞在普遍流通後，我們宜認同並接受。

(13) 玉子 卵

中華民族歷史悠久，年代久遠，同樣一個詞，詞義發生變化，古今意涵有所不同（如「床」）。「卵」字的本義是指卵生動物的蛋，古代漢語特指鳥蛋、雞蛋。成語「覆巢無完卵」（也作「覆巢破卵」）、「危如累卵」、「以卵擊石」、「泰山壓卵」的「卵」，特指鳥蛋、雞蛋。古漢語的特指義還在成語中保留使用，現代漢語則已經不用，改用蛋。日本語漢字的「卵」，特指雞蛋，唐宋以來，沿用至今。

古漢語經歷一、二千年的歷史流變，「卵」指雞蛋的義項丟失，只有幾個成語還保留着，成為「文化遺跡」，詞的本義有跡可循。唐宋以來，日本人仰慕以及學習中國文化，傳承了「卵」字的用法。在日本語中，「卵」和「玉子」發音一樣（*tamago*），都指雞蛋。烹調前的雞蛋，叫「卵」；烹調後的雞蛋，稱為「玉子」。玉子豆腐不是豆腐，乃是像豆腐一樣嫩滑的雞蛋食品。被譽為「日本文化達人」的茂呂美耶（生於台灣高雄），寫過《漢字日本》（2014:188），書中有一段精妙的論說：

「蛋」本來是流行於南方的口語，古籍中都用「卵」，沒有「蛋」，後來隨着宋以後經濟文化重心南移，再借明清《紅樓夢》、《西遊記》等白話小說的流行，把口語「蛋」吸收進小說中，於是很快便成為書面語廣傳並使用了。

字面上，玉子豆腐有一種柔潤如玉的美感。同理，日語漢字「珈琲」，即咖啡，視覺上，從玉部的「珈琲」也帶有玉器溫潤的質感。不得不提，玉器文化是中華民族獨有的文化，延綿幾千年。

(14) 雞子兒 蛋

「雞子兒」就是雞蛋，不說雞蛋，說雞子兒，這跟忌諱文化有關，尤其與老北京人的表達習慣有關。

在老北京眼裏，帶「蛋」的字幾乎沒有一個好詞兒：壞蛋、搗蛋、滾蛋等等。老北京把雞蛋說成「雞子兒」，據說，與清朝太監有關，是語言中的一個忌諱。

如今，北京人都說雞蛋了，無所謂忌諱。順帶一提，學習普通話的過程中，香港學生必須掌握一批常用兒化詞，但並不表示，多說兒化詞（或多寫兒化詞）就表示普通話說得好。實際上，普通話絕大多數詞是非兒化詞。有的人以為多用

兒化詞，就能表示自己說得地道、生動，把非兒化詞說成兒化詞，那是個誤解。我們要注意：非兒化詞不可兒化。一般來說，在莊重而嚴肅的場合，都不宜使用兒化詞，因為會削弱語言的得體程度。書寫時，雖然沒有明文規定書面語不兒化，但習慣上書面語一般不兒化。

(15) 小確幸

「小確幸」仨字，字面上不難理解，表示因微小的事情，而確切感到幸福。小確幸與「卡拉 OK」一樣，都是源自日本語，由日本原裝進口，且傳輸路徑也基本相同。早在 80 年代初，卡拉 OK 作為新詞，流通於日本、台灣，經台灣傳入香港，再轉銷內地。當然，卡拉 OK 屬於老資格的日本新詞語，而小確幸則是近十年才興起的新詞。

小確幸一詞的概念，來自村上春樹的「微小而真確的幸福」。他自己舉過一個實例：「耐着性子激烈運動後，來杯冰涼的啤酒。」小而確實的幸福感，就是小確幸。我們看台劇，經常聽到「好幸福喔」的嘆喟，與小確幸不謀而合。小確幸這個新詞，經台灣作家廣為使用後，流通於華語社區。

把新外來詞收進詞典，是《現代漢語詞典》（2012）的一貫做法。一些源於日語的外來詞，例如：「刺身、定食、壽司、天婦羅、榻榻米、通勤、手賬、數獨、新人類、宅急送」等等，都已經進入詞典，成為現代漢語的一員。

(16) 凍齡

「凍齡」這個新詞出現在 2009 年至 2010 年之間，至今在網絡上流通甚廣，歷久不衰。普通話裏，「凍」作為動詞，表示（液體）遇冷而凝結。「凍齡」是時尚美容方面的新名詞，用一句話來概括：永葆青春年齡。我們預期，「凍齡」、「逆齡」、「童顏」、「顏值」這些新詞將會進入《現代漢語詞典》。

普通話冰凍成詞。冷凍、解凍以及天寒地凍（寒對凍），都好理解。普通話說「凍得慌」，表示受冷或感到冷，例如：今天衣服穿少了（穿得不夠），真凍得慌！可見，「得慌」表示難以忍受的程度。

拿粵語和普通話相比，粵語慣常使用「凍」（義同普通話的冷，涼）。例如：香港的冬天唔係幾凍嘍。（香港的冬天沒多冷。）對廣東人來說，溫度略低在粵語即可稱為「凍」。粵語的凍飲，即普通話的冷飲。粵語的凍水，即普通話的冰水。粵語的雪藏，即普通話的冰鎮。粵語的（食用）雪粒，即普通話的冰塊。香港學生表述南方概念中的「雪」，轉換成北方話的「冰」：冰箱、冰棍兒、冰鞋、

冰鎮，保准錯不了！

(17) 享年

2020年5月26日，何鴻燊病逝，享年98歲。同日，梁潔華病逝，終年59歲。

顯而易見，對長者離世，慣用「享年」。「終年」，指人去世時的年齡。詞典稱死亡的人壽命，叫做「享年」，敬辭（詞）。「終年」是一般說法；「享年」多用於高齡離世人士，且是個敬辭，感情色彩不同。有電視新聞報道賭王病逝，稱說「終年」（字幕也是「終年」），我們認為不妥，不符合中文使用敬辭的傳統。中文的「高齡」（也作「高年」），都是敬辭，稱老年人的年齡，多指60歲以上。

我們追蹤同一天兩岸四地的中文報紙，報道何鴻燊病逝的消息，都使用了敬辭：

內地	台灣	香港	澳門
享年	享耆壽	享年	享年

對高齡人士離世，台灣多用「享壽」（義同「享年」）。對年近百歲的賭王，則用「享耆壽」。耆，指稱60歲以上的老人，含德高望重意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普通話問年齡，一般用「多大？」。對十歲以下的兒童，則問：「你幾歲啦？」對中學生，猜問：「你十幾啦？」至於問老年人的年紀，適宜用「高壽」（敬辭），比如：「老大爺今年高壽啦？」用「高壽」比用「多大」更得體！

三、 結語

上述語例中，我們基本採用對比法，有南北地域的對比（主要是粵語和普通話的對比），有漢語、日語的對比，也有漢語古今流變的對比等等。對比法也適用於同一方言的內部差異，例如：廣州粵語和香港粵語詞語的異同。盧興翹（2004）做過深入的調查，研究發現：穗港的方言詞從質上來說，差異很小。從香港老中兩代的調查結果顯示，香港的舊詞消失得比廣州快。語言學的理論普遍認為社會發展得快，詞匯的發展也相應變化得快。

普通話新詞新語正是社會急速發展的必然產物，普通話詞匯教學要與時俱進，動態觀察詞語的變化。香港學生使用普通話進行言語交際時，語匯不大豐富，積累不夠，深入表述問題，發表意見，往往沒詞兒；有時候，語言表達不夠得體，

甚至誤用，引致交際障礙。因此，普通話教學過程中，詞匯教學始終是重要的一環。我們再次強調，教會學生普通話的表達方式，讓學生關注語言背後的文化內涵，是詞匯教學的核心課題。

參考文獻

1. 丁邦新 (2016)。〈粵語中一些避諱的詞彙〉。《漢語研究的新貌》，頁 25-30。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。
2.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 (2012)。《現代漢語詞典》(第 6 版)。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
3. 方麗娜 (2009)。《華人社會與文化》。台北：正中書局。
4. 王 寧 (2019)。《漢字與中華文化十講》。香港：三聯書店(香港)有限公司。
5. 王敦煌 (2013)。《吃主兒》。北京：三聯書店。
6. 甘于恩 (2005)。《七彩方言：方言與文化趣談》。廣州：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。
7. 何九盈 (2016)。《漢字文化學》。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
8. 吳為善、嚴慧仙 (2010)。《跨文化交際概論》。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
9. 李宇明主編 (2010)。《全球華語詞典》。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
10. 李行健主編 (2014)。《兩岸差異詞詞典》。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
11. 李曉琪主編 (2006)。《對外漢語文化教學研究》。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
12. 杜道明 (2008)。《漢語作為第二語教學文化概說》。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。
13. 周 健主編 (2012)。《漢語課堂教學技巧 325 例》。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
14. 林建平 (2013)。〈粵方言詞入典：兼談國際漢語教學中的跨文化教學〉。四川師範大學、香港教育學院合辦「漢語文教育及國際漢語教育的建設與發展」國際研討會宣讀論文。四川師範大學。載余 虹、何文勝主編《全球語境下漢語文教育的建設與發展》(2016)，頁 149-153。北京：開明書局。
15. 林建平 (2013)。〈試析普通話新詞新語中的粵方言詞〉。香港樹仁大學、北京語言大學合辦「漢語國際教育背景下的普通話教學研究」學術研討會大會報告。香港樹仁大學。載趙 菁、劉現強主編《漢語國際教育背景下的普通話教學研究》(2018)，頁 187-199。北京：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。
16. 林建平 (2016)。〈詞匯與情境說話教學〉。教育局專題講座。2016 年 11 月 12 日。九龍塘教育局教育服務中心。
17. 林建平 (2017)。〈「大華語」概念下的詞匯教學〉。第十屆海峽兩岸現代漢語問題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。澳門大學。載《第十屆海峽兩岸現代漢語問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(2018)，頁 184-191。香港：商務印書館。

18. 林建平 (2017)。〈詞匯教學與文化傳承〉。2017 年第二屆「華語文教學的理論與實踐」國際學術研討會專題演講。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學院。載學術期刊《教育與教學研究》(2019) 第 1 卷第 1 期, 頁 19-26。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學院。
19. 林建平 (2017)。〈新《課程指引》下的語言文化知識教學〉。香港教育大學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及中國語言學系主辦「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二十周年慶典暨第二屆語文教育國際研討會」宣讀論文。載《普通話教研通訊》第 41 期, 頁 8-10。
20. 金愛申 (1989)。《老北京的生活》。北京: 北京出版社。
21. 茂呂美耶 (2014)。《漢字日本》。台北: 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。
22. 馬未都 (2009)。《馬未都說: 車上篇》。北京: 人民文學出版社。
23. 馬未都 (2012)。《馬未都雜誌: 出門》。北京: 中國青年出版社。
24. 崔岱遠 (2012)。《京味兒食足》。北京: 三聯書店。
25. 崔岱遠 (2013)。《京範兒》。北京: 中華書局。
26. 畢繼萬 (2009)。《跨文化交際與第二語言教學》。北京: 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。
27. 陸 陳 (2004)。〈香港普通話教學中要重視跨文化交際的教學〉。《語言文字應用》第 2 期, 頁 137-140。
28. 麥 耘、譚步雲 (1997)。《實用廣州話分類詞典》。廣州: 廣東人民出版社。
29. 黃小婭 (2011)。〈試論廣州方言的基本特徵詞「煲」〉。《暨南學報》第 33 卷第 3 期, 頁 145-149。
30. 黃天驥 (2014)。《嶺南新語: 一個老廣州人的文化隨筆》。廣州: 花城出版社。
31. 楊德峰 (2012)。《漢語與文化交際》(修訂本)。北京: 商務印書館。
32. 趙金銘 (2014)。〈國際漢語教育中的跨文化思考〉。《語言教學與研究》第 6 期, 頁 1-10。
33. 趙金銘總主編、杜道明編著 (2008)。《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文化概說》。北京: 北京大學出版社。
34. 歐陽禎人 (2009)。《對外漢語教學的文化透視》。北京: 北京大學出版社。
35. 課程發展議會編訂 (2017)。《普通話科課程指引(小一至中三)》(2017 年 5 月擬定稿)。香港: 教育局網頁。
36. 盧興翹 (2004)。《廣州與香港方言的詞彙差異》。《語文建設通訊》第 80 期, 頁 62-67。
37. 譚自強 (2010)。《圖解跨文化交流學》。西安: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。

作者簡介

林建平博士，任職香港中文大學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，國家級普通話水平測試員。歷任中學中文科主任、教育署語文教育學院講師、香港城市大學語文研習所講師、香港中文大學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主任、「普通話教育文學碩士學位課程」總監、「國際漢語教育文學碩士學位課程」總監、《普通話教研通訊》主編。研究方向為普通話教學與測試、普通話教中文、國際漢語跨文化教學、粵客方言和社會語言學研究。發表相關學術論文百餘篇，《星島日報·悅讀中文》欄目《通文達理》作者，撰寫推普文章二百餘篇。